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支援中国

[英] 阿瑟·克莱格 / 著
舒 璋 /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国际名人看中国

支援中国

[英] 阿瑟·克莱格 / 著
舒 璋 /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 - 2016 - 4595

© 2016 Jenny Clegg.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6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支援中国 / (英) 阿瑟·克莱格著 ; 舒璋译.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9

(国际名人看中国)

书名原文: Aid China

ISBN 978 - 7 - 200 - 12308 - 1

I. ①支… II. ①阿… ②舒… III. ①克莱格
(1914—1994) —回忆录 IV. ①K835.6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3287 号

国际名人看中国

支援中国

ZHIYUAN ZHONGGUO

[英] 阿瑟·克莱格 著

舒璋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70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2308 - 1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编委会

顾 问：李岩松 王学珍 张注洪 伊莎白

主任委员：何理良

主 编：孙 华

编 委：（中文名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 珂 王曷灵 曲 仲 刘力群

刘欣欣 安 危 孙 逊 张小鼎

陈 飞 陈 娟 陈秀霞 周 浩

俞 玲 袁西玲 高敏娜 舒 瞳

Nancy Hill

总 序

2015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由北京出版集团发起的“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的陆续出版，不仅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纪念国际友人而做的一项有益尝试，而且也是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国际人士的著作。这些作者分别在20世纪中前期亲历、见证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亲自参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不能建设新中国”这一被历史证明的真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与成果，展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今天的中国梦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建立的历史功勋，客观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不走老路、邪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给予了有力的诠释。

阅读这些作品，我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也是我喜爱这套丛书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持有的那种平等、客观、友好的态度，置身于中国最普通的民众

之中，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体会中国人真实的喜怒哀乐，从而由衷地赞颂中国的“无与伦比的劳动阶级”与“正在改变世界的中国革命”。不能否认，近代以来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被扭曲和误解，是若干发霉的历史碎片，是“落后”“愚昧”的同义词。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这么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怀抱着对自由、对理想、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崇高憧憬，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毅然来到中国人民身边。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华北前线，在孕育新中国的陕北窑洞，在革命家与普通士兵共同劳动的田间，与憨厚的农民、勇敢的战士和满腔热情的青年共同生活、战斗，与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正是由于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大批的中国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道路；也是他们用笔记录下了一个苦难而贫弱的中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坚强的、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的存在！在那个时代，这些声音象征着不屈的意志和战斗的信念，鼓舞着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为自由而战的每一个民族，使战火中的人们看到了遥远东方土地上的新生力量。

同样让我感动的是，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和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支撑这种精神力量的是这样两个词语：理想、信仰。在这套丛书中，作者们记录下了一群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有将军也有士兵，有领袖也有青年，生者与逝者、有名者与无名者，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同样的主义——他们叫作中国共产党人，是作者笔下的中国之魂。丛书的作者们以极其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这个崭新的天地里，没有腐败的官吏，没有麻木的奴隶，也没有鸦片、娼妓，不同于中国的

其他地区，这里是人们用精神信仰建造的现代乌托邦。生活的艰苦和物质的匮乏，改变不了这里的人们那种蓬勃的热情与活力。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们怀着必定胜利的决心，在绝境中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冲锋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因此，我相信，“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永恒思念和真挚情感的一种纪念和慰藉，更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爱国教育、理想教育和信仰教育的一套优秀文本和绝佳素材。

衷心祝愿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衷心祝愿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何理良
2015.6.3

序 言

能够为我的老朋友阿瑟·克莱格所著关于援华运动委员会^①的书写一篇序言（虽然根本不需要再有什么序言）是我的荣幸。这是在英国成立的一个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团体。阿瑟·克莱格在本书描绘了从1931年满洲^②被日本人占领，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期间这个援华组织的起起伏伏。

1937年，3位中国科学家^③来到剑桥从事生物学研究，这件事使我强烈地认识到中国及其历史的重要性。他们对我的影响比剑桥对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沈诗章跟我本人工作，鲁桂珍跟我夫人工作，王应睐在不远的莫尔特诺研究所戴维·基林的实验室工作。我对中国书法之优美、中国文学之丰富、中国思想之深邃和中国研究人员那种非凡的气质如此倾倒，以至我决心要学中文。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少有的懂得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英国科学家之一。正由于此，我国政府请我去中国，在重庆英国大使馆任科学参赞。后来沈诗章去了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王应睐回到中国，

① 即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又称援华运动委员会、援华委员会、援华会。

② 满洲，指中国东北。——编者注

③ 即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编者注

最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则在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做我的助理馆长。

事实上他们几个人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20世纪20年代末，伯明翰市塞利-奥克区杰出的公谊会教徒 H. G. 伍德教授创立了现世主义研究会，我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些会员非常有趣，如诗人 T. S. 艾略特，后来我与他很熟。1931—1935年，我们在伦敦南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中国哲学家也出席了。遗憾的是我已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我记得我让他搭我的车，带他回伦敦。在路上，他告诉我国际联盟谴责日本侵略满洲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详细情况。

所以，1942年前往中国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我当时认识到我此行是去学习，而不是去讲学。我每到一处，总见到化学家或医生，还有工程师或数学家，他们都对中国文化中他们那门专业的历史尤感兴趣。这样，我学到了应该读些什么书，可能的话应该买些什么书。因此，简而言之，我获得了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史的最好的入门介绍，而这或许是用其他方法所得不到的。

阿瑟·克莱格的书确实引人入胜。援华运动委员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极富有生气，中国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我们伟大的盟国，而且我相信，该委员会为促进这件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热心地向所有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杰克·德里本担任秘书的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一样有意义。这是战后我从中国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回到剑桥生活中的伟大现实。1931—1949年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我有幸目睹了4个年头（1942—1946年）的发展情况。阿瑟·克莱格重新提起这一“被遗忘了的运动”是最及时不过的了。

李约瑟

前 言

我刚刚要完成有关援华运动委员会的研究工作时，就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人说，国际和平医院依然存在。这所医院在创办和发展的过程中，援华运动委员会都曾经提供过不少帮助。现在这所医院叫作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而不再在当年的五台山上。这所医院仍然继续存在，这对所有与援华运动委员会有关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欣慰。

在写出这份研究报告的过程中，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特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有的给我提供过材料，有的接受过我的询问，使我获益匪浅。玛丽·巴尼特夫人（玛丽·谢里登·琼斯）给过我很多有关援华运动委员会的文字资料；克里斯托弗·麦克尔霍斯先生允许我使用多萝西·伍德曼的文件；维多利亚·布里奇曼小姐给了我一些雷金纳德·布里奇曼的文献，这些文献现在已转送到赫尔大学的布林莫尔·琼斯图书馆了；英尼斯·赫登夫人（英尼斯·杰克逊）给过我一些援华运动委员会和伯恩茅斯市分会的文件；安娜贝尔·科尔夫人提供过一些马杰里·弗赖伊的文件资料。

我也想感谢下面这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他们曾经给过我慷慨的协助：沃里克大学现代档案图书馆（高兰茨的文献），剑桥大学图

书馆（李约瑟的文献），剑桥丘吉尔学院图书馆（诺埃尔·贝克的文献），赫尔大学图书馆（埃德加·扬的文件及民主监督联盟的会议记录），牛津罗兹家族图书馆（费边社殖民局档案中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文献），英中教育学院图书馆（克莱格的收藏资料），伦敦经济学院英国政治经济学图书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自由联盟会议记录，国际联盟联合会会议记录），英国图书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曼彻斯特市工人运动图书馆（埃德蒙和鲁思·弗罗的档案），共产党档案馆（有关援华运动委员会以及国际和平运动的小册子和印刷品），英国图书馆报刊部及南安普敦、克利夫兰、纽罕姆、伯明翰等市公共图书馆（有关码头工人罢工以及援华运动委员会、国际和平运动会议的新闻报道的影印件）。里彭公共图书馆帮助我得到了一些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书籍。

玛丽·巴尼特和约翰·德·库西·爱尔兰博士贡献出他们参与援华运动的宝贵回忆，英尼斯·赫登、乔克·安德森、利维亚·高兰茨和马戈特·凯特尔给我寄来了他们对不同事件的追忆。诺伦·布兰森提供了特雷弗·斯托拉德对南安普敦码头工人罢工的回忆。

还得感谢斯蒂芬·福伊希特万博士，特别是唐·加斯帕和巴巴拉·爱尔兰，他们帮助我在报纸中查找资料；也要感谢城市大学为此提供了资助。英中了解协会伯明翰分会也帮助我从伯明翰报纸中查寻材料。我也要感谢利斯托韦尔伯爵和伯纳德·巴克曼先生，他们提供了打字的费用。

玛丽·巴尼特、英尼斯·赫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审阅了全部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德里克·布赖恩^①对前面几章提出的意

① 即班以安。——译者注

见帮助我改正了许多错误。琼·法尔、悉尼·桑德斯和利斯托韦尔伯爵也审阅了全部初稿或部分初稿。正如书中所表达的看法一样，如果还有错误的话，那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杰克·林赛、戴爱莲、加布里埃尔·卡里特、比尔·穆尔、珀尔·宾德（埃尔温·琼斯夫人）都给我提供过一些事件的情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田如钢（音译）给我寄来毛泽东写给援华运动委员会的中文原文，这封信的英译文发表在1939年7月号的《中国新闻》上。书中毛泽东信件的摘要是英尼斯·赫登重新翻译的，因为我找不到《中国新闻》的译文。

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是她耐心地改掉初稿上不适当的句子，并且改正了标点符号。同时感谢巴巴拉·霍恩斯比夫人替我打出最后一稿。

阿瑟·克莱格

1985年2月26日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前 言 | 1 |
| 导 言 | 1 |
| 第一章 基础 | |
| 1931 年—1937 年 8 月 | 5 |
| 第二章 勇往直前 | |
| 1937 年 8—12 月 | 16 |
| 第三章 “榛名丸” | |
| 1937 年 12 月—1938 年 1 月 | 37 |
| 第四章 援华运动开始形成 | |
| 1938 年 2—4 月 | 48 |
| 第五章 充满希望的几个月 | |
| 1938 年 4—8 月 | 63 |
| 第六章 慕尼黑·广州·汉口 | |
| 1938 年 9—10 月 | 87 |

| | |
|------------------------|-----|
| 第七章 坚持 | |
| 1938年10月—1939年9月 | 97 |
| 第八章 滇缅公路：最后一次绥靖行动 | |
| 1939年9月—1940年10月 | 122 |
| 第九章 海员、合作社与国际和平医院 | |
| 1940年10月—1941年6月 | 139 |
| 第十章 联合国中的中国 | |
| 1941年12月—1945年8月 | 149 |
| 第十一章 新中国的诞生 | |
| 1945—1949年 | 168 |
| 附录一 被遗忘了的运动 | 188 |
| 附录二 从西班牙去华的医生 | 192 |

导 言

有些时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经过这么一段时期，整个政治气候就变得不一样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就是这样一段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一样，它推翻了德、奥、俄等帝国王室，特别是苏联的出现。1931—1949年这一段时期无疑也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在这一时期，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被击败，共产党在中国兴起，整个19世纪的帝国主义体系在政治上被削弱。

40年以后，我们仍旧生活在这段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中。人们对当时签订的许多协议的含义还在争执不休，当时核武器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的大地。那时，列强间建立起来的脆弱关系从未完全破裂，至少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有意义的。尽管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确曾经考虑过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但最后还是决定不那样做。也许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出现比核武器更为重要。所有在20世纪30年代曾帮助过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人们，他们后来又捍卫中国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的权利，理所当然地对当时参加的工作多少感到自豪。1950年我出版了《新中国，新世界》一书。随着法西斯的溃败、新中国的出现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末日呈现在眼前，世界政治不仅发

生了变化，而且变得更好，和平与民主更有希望。我当时和现在都是这么想的，虽然有些人说我太过于乐观了。

援华运动委员会的事迹就是在这样多事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从我们参战的1939年开始的，这是英国的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开始于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时，那时英国不让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制止这场侵略，从而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和平体系开始遭到破坏，人们本来希望依靠这个和平体系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那是在得到德国将军、银行家和钢铁制造商们支持的希特勒上台前两年的事。

严格地说，日本的政治制度不是法西斯制度。日本的地主、军阀和大资本家——财阀——如此主宰着国家，因此他们不需要一个法西斯政党。但在对外扩张的欲望和对内镇压方面，他们的统治与法西斯主义是一样的。1936年，军国主义的日本与纳粹德国宣布了他们《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的共同目的，这就是新的侵略过程——西班牙战争（日本第二次侵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我在本书里叙述的是从日本第二次侵华开始。从那时起，即1937—1945年，大规模的战争就没有间断过。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并未解脱其苦难。由于拥有原子弹和击败了日本而感到头脑发热的美国公众舆论高声叫嚷：“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然而原子弹对击败日本帮助甚小。日本知道，每个人也都知道，一旦苏联参加了远东的战争，日本就只能无条件投降。但是美国人民并未被引导来相信这一事实。美国统治太平洋也意味着称霸中国。为此目的，美国与蒋介石独裁政权及其国民党结成联盟。事实上，中国对日本占领的抵抗比美国对日作战时

间更长，牺牲更大。再说，中国人民进行了那样的抵抗，遭受那么重大的牺牲，并不是为了又落入另一个外国列强的控制之下，或者是让蒋介石继续独裁下去。这样，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发生了冲突。

在某种意义上说，1945年以来世界历史的许多事件中包含着美国所受的严峻教训。美国认识到太平洋不是它的海洋，它只是许多太平洋国家之一。美国所受的这个教训比英国更丢脸，英国在战后初期不得不认识到，假如它想保留住任何经济实力，它至少要拆除英帝国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美国失去的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控制。依我看，苏联和中国知道这给美国带来何等的痛苦，它们用各自不同的方法给美国人留了点儿面子，成功地不使较小的对抗酿成大对抗。但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些事件，我要说的是，援华运动委员会和所有中国朋友的工作并不是在战胜日本后就结束了。本书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就是中国及其人民“站起来了”。

20世纪30年代所开展的一些运动的第二项重大任务就此完成。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被摧毁，而且一个团结一致、独立的新中国诞生了。当然，任务并非全部完成。大不列颠终于同意把香港归还中国，但美国还没有放弃干涉台湾事务。同样，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英国老牌帝国主义的打算也未消亡。然而新中国的存在是国际生活中的事实，而且在促使一切帝国主义形式的衰亡上，新中国正起着越来越有利的影响。

像援华运动委员会所推动的这样一些群众运动，长久以来已成为大不列颠民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追溯到英格兰革命，那时平等派支持爱尔兰独立和结束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干涉。1839—